



JCLE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JCLEE, Vol. 1, No. 2, 2025, pp.254-267.

Print ISSN: 3078-283X; Online ISSN: 3104-5030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cle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2.07>



跨学科视野下中学语文教学的技术转向与评价

张 煦 (Zhang Xu), 张连桥 (Zhang Lianqiao)

摘要: 探索构建科学、全面、规范的教学技术应用体系是促进中学语文跨学科教学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工具与语文教育的有机结合具有革新意义。面对语文课堂中信息资源贫乏、技术力滞后等现实问题, 教师应自觉提升信息素养、深刻理解并把握智能技术潮流, 基于语文教学的开放性和情感特征, 探索构建行之有效的技术路径: 打造个性化多模态信息库, 多方整合语文教学资源; 智能化重构教学情境, 创设沉浸式智慧语文课堂; 实现教学工具数字化转型, 提升语文教学效率。信息技术的规范应用还需合理的评价体系作为支持, 建立 CIPP 评价模型以衡量技术参与语文课堂的成效、依托技术应用优化教学反馈机制, 将有助于切实推动技术赋能中学语文教育的实践落地。

关键词: 中学语文;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教学评价; 跨学科

作者简介: 张煦, 硕士, 广东省惠州市实验中学教师, 研究方向: 中学语文教育与评价。电邮: zzzhangxv@qq.com。张连桥 (通讯作者), 博士,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文教育与评价。电邮: zhanglianqiao@qq.com。

Title: Technological Turn and Evaluation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bstract: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comprehensive, and standardized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ystem is a crucial step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practices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The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cal tool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olds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In response to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lag in Chinese classrooms, teachers should proactively enhance their information literacy,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trend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pathways based on the open and aff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reating personalized multimodal information repositories to integrate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telligently reconstructing teaching scenarios to establish immersive smart Chinese classrooms; and achie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tool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instruction. The standardize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so requires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for support. Establishing a CIPP evaluation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Chinese classrooms an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feedback mechanism through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will help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y-empowere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Chine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evaluation; interdisciplinary

Author Biography: Zhang Xu, Master, Teacher, Huizhou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of Guangdong Province, research interest: Chinese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 in middle schools, E-mail: zzzhangxv@qq.com; Zhang Lianqiao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Chinese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 E-mail: zhanglianqiao@qq.com.

引言

信息时代的技术成果已深刻改变现代生活，在社会发展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教育事业同样由技术驱动实现跨越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在国家层面强调了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未来发展趋势，并明确将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革新融入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目标蓝图中，提出要“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主动适应学习方式变革”（《人民日报》，2025，p4）。现代信息技术的高效性、智能化特质和生成式、定制化的应用优势填补了过去班级教学管理中的缺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教育可以更加精准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吴丽军，2024，p7）与此同时，这股现代教育与技术耦合的浪潮也促使传统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革新，“人工智能与学习数据的融合成为提升教学效率的重要方法”（李梦如、李鹏飞，2021，p70）。新时代提出了新要求，愈加强化学科综合的中学语文教育与这一信息技术潮流的联系更为紧密，在跨学科发展视域下，“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能够使教学内容课内与课外密切结合，开阔了中学生的视野，为学科之间的横向结合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张巧蔚，2012，p113）。

针对现实课堂中信息滞后、智能不足、技术生搬硬套等教育技术发展初期存在的困局，已有诸多学者和一线教师结合课例总结实践原则、提出可行性方案，如李庚升以《阿房宫赋》教学融合 IT

视频图画为例指出“需要在适宜的时间和环境下，将信息科技融入到语文教育的各个环节，这样就能够超越教科书的局限，创建一种富有活力的教学环境”（李庚升，2024，p753）。但总体来看，相关领域研究缺乏“语文教学+技术”的系统讨论，针对教学中具体操作方法的技术路径与理论整合不足；此外，对于技术参与的语文课堂应如何评价、技术在哪些层面上对学生思维能力发展有所裨益等教学评价问题仍亟待全面研究。因此，从跨学科视角出发探讨技术赋能下语文教学的范式路径及评价反馈机制，能够助推智能时代的语文教育创新发展。

一、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在技术媒介与现代社会个体深度交融嵌合的今天，人工智能（AI）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重构当代教育生态，深刻影响了教学互动模式和师生对话关系，毋庸置疑为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势头带来强大助推力。人工智能通过开放资源平台、个性化学习系统与各类内容生成式工具应用为学习者打造了全新的学习体验，传统课堂的时空界限被进一步打破，技术革新不仅关涉到教学行为、知识传递形式上的突破，更是对教育观念和教学操作体系的重塑。对于学生而言，课堂不再局限于一张书桌、一方教室，结合自身实际需求灵活获取信息资源、动态调整学习内容、及时获得评价反馈成为可能，在拥有更多个人化、精细化、针对性强的教学资源之余，终身学习观念也将在个体学习效益最大化的技术加持下逐步形成；对于教师而言，“知识传授者”的职能身份被赋予更复杂多元的内涵，除了要进一步利用、丰富已成规模的多媒体教学应用和微课平台功能，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技术驱动下的教育新形态与实践，具备 AI 工具应用能力和智慧课程教学设计能力，真正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力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与教学过程环环相扣。

与技术便利相伴相生的是，现代电子产品和互联网的发展正加速着媒介与日常生活的融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与互动关系在社交生活中逐渐与技术锚定，而这也正是堪称 20 世纪思想经典《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1964）中所预言的现代技术媒介环境，作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前瞻性的预见中还包孕了一道充满忧虑的评判：作为人体延伸的媒介或将造成人的麻痹乃至自我截除。他在书中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马歇尔·麦克卢汉，2019，p64），言下之意在于：媒介延伸了人体却又使其瘫痪，这是因为人在眼花缭乱的媒介及其强大的功能面前，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感官和中枢神经“截除”，代之以媒介来实现，对媒介技术的信任致使人陷入一种不自知的麻木状态。虽然在麦克卢汉写作的年代，互联网技术尚未诞生，但其先知式的警句、极具前瞻性的创见仍然为当下的人工智能媒介研究留下丰富的阐释空间。麦克卢汉反复强调“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并从使用语境的角度作出解释，即“一种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我们无意识地生活在一个技术文化环境中，这个环境是我们通过延伸自身的感官和身体完成的。”（马歇尔·麦克卢汉，2019，p13）上述论断为本文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生态、未来发展模式及有可能的风险挑战提出了至少两点警示：一方面，从技术运用层面来看，分析现代教育中人工智能的效用时，必须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境及其所属的技术文化环境有一种全景式的体认，从而充分发掘 AI 在未来教育领域的潜力、整体观照教育技术实践；另一方面，从技术伦理角度来看，在将人工智能引入教育、融入课堂时，需要尤其关注教与学互动的有机联结，强化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理念，警惕过度技术依赖与教育本质异化的风险。

观及当下中学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传统课堂正被智能化、个性化、沉浸式的智慧教学场景取代，

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核心特征就是打造课堂氛围的“沉浸感”，不论是以常见的声画图频媒体资源丰富教学形式、拓宽学生知识面，还是近年来随着智能设备技术的推广应用而出现的 VR 虚拟人物互动、3D 投影还原课文情景等，本质上都意在帮助学生从不同维度感受语文魅力、实现文化传承。在具体技术使用方面，多媒体教学、微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得以广泛实施，配合落实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现代短视频平台的信息浪潮亦促使教师逐渐转变传统教学思维，泛知识类短视频等网络媒介材料被普遍引入语文课堂，由此拉近师生距离、激发学生求知欲；生成式 AI 如 DeepSeek、ChatGPT、文心一言等也进入一线教学实践中，为教师备课及教学管理带来极大便利。以上种种发展趋势表明，当下乃是现代科技在教育领域实现成果转化、互相成就的黄金期。在现代科技发展原初，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笔下传统艺术的“灵光”消逝于机械复制时代，人们对艺术品的凝神专注欣赏转向消遣式接受；在今天，技术的大众化赋予知识学习更多可能性，学习者能够更加自由地徜徉于无涯学海。教师作为传播人类文明的主力军，应当主动拥抱技术生产力，依托技术智能为学生打造内涵丰富、开放自如的语文学习空间，促进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审美素养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实际教学中如何避免“跟风”技术热潮、沦为流于表面的技术附庸，真正寓教育于技术，将成为信息时代的语文教师需要不断求索实践的课题。

二、中学语文教学技术转向的路径选择

（一）教学资源的多模态整合

当前以“人文主题+语文要素”双线并举的大单元教学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和教学实践，该模式在课程任务安排上强化“每一篇课文都联系着若干篇课文”的理念，这种突出每篇课文内容在特定单元体系中相互之间区别与联系的教学新趋势，恰恰表明了语文教学必须为学生整合丰富多元的教学资源、通过多学科视角创设具体语境，从而帮助学生获得分析理解和鉴赏文本的能力。正如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所言，“文本不是意义的并列共存……从词源学上说，文本是一种编织物”（Roland, 1977, p159），从互文性层面来看，某些具有共同表征的课文或正共处于某一文本网络，并互相交织、延展形成了新的价值意义，因此教师应当研读教材编写体系、发掘课文之间特性与共性；与此同时，作者创作的未知性与交互性无限延伸了互文解读，文本意义永远在被补充和丰富的基础上向外敞开，这意味着教师应当在阅读教学中给予学生开放包容的讨论空间，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更多面向的相关课外材料。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更全面、更高效地帮助教师实现语文课程教学资源的跨学科整合，为学生理解性学习、将知识融会贯通提供海量内容支持。在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跨学科资源整合时，教师进行筛选处理的关键点在于确保实现同一主题下的资源差异化，即教师应立足课标、结合教学重难点，明确哪些学科领域、哪些媒介形式的引入能够对学生把握课文、获取知识能力有所裨益，在不同信息文本与课文之间建立起审美联系，这将有效拓展群文阅读、对比教学等课堂的边界，不再局限于课文外部的相似性或同源影响、仅仅粗略选择同内容题材的材料，而是将不同课文或课外资源置于同一主题系统结构中进行探索，从而让学生开阔眼界、提高思维水平。

具体来看，教师要有效实现多种资源的整合利用，首先需要打造针对不同单元任务群、不同类型课文的多模态资源库，这也是教学过程中最核心的资源整合手段。计算机术语“模态”（Model）被引入到话语分析领域时用以表示人类的感知互动方式，“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

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张德禄,2009,p24),显然一堂内涵丰富、落实到位的语文课师生互动模式一定表现出多模态特征。在中学语文学习中,学生接触的教材内容深度和广度都在逐级提升,尤其是涉及到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讲授,“中国文学中新生长的成分都与世界文学构成了互文的关系。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文学,如果不置于世界文学的互文性参照中,其世界性因素也就无从谈起。”(查明建,2000,p46)许多现代文化观念或是文学创作原型都包孕于古代文化或是哲学思辨之中,在此溯源过程中难免涉及到不同文明的比较思考,为了让学生能够真切地理解和欣赏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发展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教师可以通过 AI 知识库工具搭建适应学生特点和自身教学风格的多模态资源库,检索、搜集、存储进而形成包含文本、图片、视频等各类教学材料的知识库,借助诸如百度智能云多模态媒资(Multimodal Media Search)、方舟知识库等应用从多个维度呈现知识图谱、打造专属课程资源库。

以部编版教材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第二十二课《寓言四则》为例,课文中包含了选自《伊索寓言》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寓言故事,虽然所选寓言道理深入浅出、理解难度不大,但如若能够借助 AI 检索整合这些中外寓言故事的创作时代背景和其力求实现的社会教化功能,关联历史学科要素、在对比中开展跨学科教学,以历史动画图频的形式生动地回顾寓言产生的社会情境,则能帮助学生更为透彻地了解故事寓意,并且能够跨越时空障碍、回归语境,理解寓言讽喻的写作缘由及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效果,呼应该单元的人文主题“想象之翼”,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体会文学虚构的力量。教师可以通过超星尔雅智慧平台、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中国大学 MOOC、哔哩哔哩网站等线上学习平台和应用软件查找与课程相关的资源,组合形成课程图片、视频、思维导图、PPT 等多模态资源,将知识与各类资源信息建立联系,在教学实践中以“课-单元”的链条逐步构建、完善适于学情的课程资源库。此外,在教师根据学段教学需求建立、完善自己的多模态信息库后,这一资源库模式还可以在项目化学习模式中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运用,融合多种模态的教学资源能够为这种强调真实任务情境的教学互动形式注入活力,尤其是在活动单元中,增强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

(二) 教学场景的智能化重构

信息技术给教学带来的变化不仅在于师生之间知识传递、互动交流的方式,更具革新意义的教学效果体现在学生与知识的联结中,技术促使学生“由过去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分析、加工信息的信息生产者”(姜丹,2012,p119),参与知识内容生产过程的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课堂主体,学习主动性和活力将被充分激发。然而在当下,课堂的技术应用范围局限性明显,仍受制于片面的信息技术认知,大多依赖于多媒体设备和 PPT 软件;即使课堂拥有 AI 工具的加持,大多时候也缺少互动性,没有充分将技术与学生学习行为相结合。另一极端现象则在于课堂过度倚赖技术,教师在使用人工智能辅助营造课堂氛围时要避免“矫枉过正”的现象,“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无序编排、没有侧重点的技术滥用将适得其反,给学生带来不必要的课堂干扰和理解障碍。“技术丰富课堂环境的核心要义在于‘技术使课堂环境丰富’和‘技术使学习者需求与体验满足’……技术的‘丰富’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类型和拥有大规模的技术数量,而在于是否为学习者提供了个性化学习、自主探究、知识建构、多元交互、协商互助等满足其个性化认知与情感需求的空间。”

(孙宏志,2023,p140)因而教师应基于教学目标、课堂环节需求,在熟练掌握技术应用的基础上,实现技术与知识点的链接。如前所述,在中学课堂尤其是语文教学中,技术的主要应用功效在于配

合教学目标打造“教师-学生-课文”一体的课堂情境，其所带来的沉浸效果不但契合了中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心理，也正突显了学生参与知识获取过程这一新时代课程目标。这种强化学生自主性的技术理念不仅限于探究式学习或活动课等特定的单一课型中，而是借由各类智能应用贯穿于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教学场景的智能化重构也将成为推动教育从“讲授知识”向“培育素养”转型的关键举措。

沉浸式体验（Immersive Experience）是当前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效能之一，通过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全息影像、数字孪生、裸眼 3D 等技术多通道打造沉浸式空间，人与技术的交互感和无限想象的愉悦刺激给予参与者更加立体多元的感官体验，置身其中，信息获取的效率也将随之提高。具身认知理论创始学者、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提出知识获取依赖于身体与环境互动的观点，“具身认知产生的关键在于增强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多通道感知，支持学习者与学习环境的动态交互，强调学习者在学习中的情境体验。”（艾兴、李苇，2021，p56）这表明沉浸式设计所展现的情境性和具身化特征能极大丰富语文课堂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增加了课堂信息密度、延展了语文学习的维度。莱考夫和约翰逊还曾从经验主义角度指出“审美经验不仅限于官方艺术世界。它可以发生在我们注意到的日常生活的任何方面，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创造新连贯性的时候，这些新的连贯性原本不是我们约定俗成的知觉和思维模式”（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2015，p102），显然与现实体验积累息息相关的语文教学不应脱离学生实践经验，乃至可以借由技术创造切近其成长环境的学习场域，这也契合了中学生由直观感受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阶段的认知水平。

根据教学基础设施条件及具体学情需求，教师可以选择多种智能设施，组织实施人机协同的课堂教学活动。在诸多沉浸式体验应用中，VR 设备与 AI 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组合运用可行性强、实效明显，智能技术能够帮助具象化人文学科的感性认知，还能将语文能力目标或课程应掌握的技能转化为具体应用指令，使得学生在参与技术生成内容的过程中好奇心和科技体验感得到充分满足、语文素养得到同步提升，常见的如 VR 技术还原历史场景、3D 虚拟技术或 AI 绘画技术生成课文配图等。以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八单元第 16 课《阿房宫赋》为例，该课为精读课文且要求全文背诵，文章体现了赋体散文典型的铺排手法，同时还出现较多与古代建筑相关的生僻文言词汇，如若仅仅依靠反复诵读、机械记忆的方法则会效率低下，也不利于学生感受文言之美和历史韵味。技术的引入能够助力落实类似的文言文教学目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深入理解课文：在疏通文意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原文描述基础上进行合理发挥，借由 AI 绘画技术逐步复原阿房宫的昔日盛景、形成自己心中的阿房宫，并在课堂上轮流进行展示介绍。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能够通过学生的图频成果和讲解复述来检测其对文言字词的掌握程度，还帮助学生更为透彻地理解作者形象的比喻，感受赋体丰富瑰丽的想象、大胆奇特的夸张渲染手法，同时更能深刻理解“秦爱纷奢”而亡的历史教训，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文言阅读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

“VR 与普通多媒体的高度集成，把信息的组织形式与信息内容呈现的多样性、复杂性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结构化认知形式……凭借视觉、听觉、触觉等信息的协调作用使教学内容的统一性与灵活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刘毅，2024，p140）智能化场景的核心教学价值就在于充分唤醒、调动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感知，在沉浸式教学情境中得以有“通感”体验，更好地领会语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魅力，提高中学生的文本分析解读能力。以诗歌教学为例，初高中

阶段不仅有诸多需要精读背诵的古诗名篇,现代诗歌的阅读难度也在逐级拔高,这些现代诗呈现出碎片化特征,拼贴、戏仿、夸张等手法的大量运用使得诗歌往往呈现为语言片段的蒙太奇式组合,甚至只是一种“惊颤”瞬间感受的记录,需要沉浸式体会把握。作家在诗歌中有如电影画面般一帧一帧呈现的书写模式在“能指”与“所指”如何组织联结的构想上已然有别于传统写作,虽然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并没有太过晦涩难懂的现代诗歌,但之于中学生群体而言他们对小说和散文类型明显熟悉程度更高,对诗歌这一体裁则仍欠缺阅读经验和技巧,智能技术应用打造的沉浸式课堂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诗歌内蕴、提高审美鉴赏力。例如在选择性必修中册第四单元第13课中歌德组诗《迷娘》(之一)中,学习提示里便提到可以结合贝多芬、舒伯特等作曲家谱写的相关歌曲进行鉴赏学习,多感官参与能够促使学生“主观感受与内在情绪产生共鸣,培养内隐认知,并创造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非结构化学习经验”(徐铷忆、陈卫东、郑思思等,2021,p30)。在解读文本的阅读能力基础之上,教师通过落实沉浸式智能体验课堂,引导达成学生情感态度的激发和价值观的建构,这将对传统课堂讲述式教学短板的有效补充。

(三) 教学工具的数字化转型

在依托技术重组教学资源、重构教学场景的过程中,教师面向学生的角色形象逐渐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转向灵活的、智能型的“学习设计者”,教学工具应用的革新浪潮敦促当代教师提高自身信息素养,掌握AI工具应用能力与跨学科课程设计能力。在实践中,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能为教师打造充满活力的技术课堂提供极大助力,相关技术工具和手段的运用为语文教学及育人工作带来新的可能。人机交互技术模拟现实交流的强大算法能力能够丰富教学互动过程,以部编版部编版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十一课《〈论语〉十二章》为例,所选十二则篇章精炼而意蕴深长,不论是在奠定初中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基础上,还是对其进行文化熏陶的思想层面都有重要意义,人机对话这一趣味形式将赋予传统文言文教学活力,让经典“活”起来,学生通过跟着AI朗读,学会句读,反复训练以强化文言语感,并结合智能还原孔子讲学的课堂情境,沉浸式感受先贤的学习态度和品德修养,激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AI应用中另一实用快捷的内容生成功能也可以为课文的解读把握提供便利,教师可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依照文章特点,按照主题框架(如《〈论语〉十二章》的原则分类、《劝学》的论证结构层次等)或情节发展脉络(如《桃花源记》中渔人的行踪、《琵琶行》中诗人一行与琵琶女的相遇及交流互动等)生成该篇课文核心线索要点的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更轻松地厘清文言文以及长篇现代文的脉络主题,强化逻辑思维能力。此外在课堂评价环节部分,教师应充分运用各类智能问卷和评分量表来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知晓课程学习目标,实现“自我引导的学习”“自我监控的学习”“自我调节的学习”(王少非,2013,p45)。

在日常教学管理方面,教师如若能够善用人工智能,将显著提升工作效率、优化教学方法,如AI作文批改系统、在线智能答疑平台、个性化学习方案设计等。教学过程中一些重复性的、程序化的工作可以交由技术工具代替,在现有的应用软件中,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这两大基础信息处理功能已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利用,前者可以帮助教师自动批改客观题和部分定点给分的主观题;后者适于在课后辅助落实较为机械枯燥的背诵任务,并以情境提示的方式帮助学生对课文内容进行理解性记忆,同时通过后台信息分析、整合学生的背诵情况,帮助教师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巩固教学,精准把握学生理解的痛点难点。

除此之外,技术赋能语文教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还充分显现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中,智能整合海量信息资源、多感官体验融入教学过程,典例如在《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等说明文教学中与建筑、自然、社会历史等学科的融合。技术工具拓展教学模式的显著优势尤其反映在学校各类“隐性课程”教育中,语文这门学科所承担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形塑任务要求其不断创新教学形式,以春风化雨之姿培养学生品格,如教师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六课《藤野先生》时,可以利用资源库汇总生成图频资料,帮助学生更清晰直观地了解鲁迅前往日本留学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和国际局势;又如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二单元第四课中刻画了袁隆平、张秉贵和钟扬这三位在不同领域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教师可借助网络平台搜集整合当下粮食安全、民生福祉、科技创新等时政热点议题,引导学生由书本思及现实、感受民族力量,学生正确思想价值观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意味着智能技术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将成为大势所趋。

三、技术赋能中学语文教学的评价模式与反馈机制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评价和科学决策制度”(《人民日报》,2025,p4),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为“教-学-评”一体化发展进程增添新动能。现如今AI制作课程问卷调查、评价量表等便捷智能应用在一线教学中已并不鲜见,数字机器人或3D投影人像参与师生互动、AI生成课文配图情景等智慧教学手段也逐渐被广泛引入课堂,然而在具体教学的评价环节中,信息技术的规范应用问题受关注相对较少,仍然缺乏特定的评价机制,如何衡量技术参与课堂的成效?技术又从哪些方面为教学评价和反馈提供支持?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和完善能有效提高现代智慧课堂的教学质量。对此,教师可以运用CIPP评价模型明确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构建系统化的评价体系,全流程整体回顾、评估技术资源在教学中的使用效果,量化评价教学场景设置的实效性,并进一步将智能技术支持与教学评价及反馈机制相结合,切实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一)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CIPP评价模式

美国教育家斯塔弗尔比姆在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CIPP评价模型,该理论体系总体上从背景、输入、过程、结果四个层面展开课程评价,对此后教育领域的评估发展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既反拨了泰勒目标评价模式只关注预期目标的弊病,又避免了目的评价游离模式背离预期目的的极端情况,以严密的评价环节链条覆盖整个教学过程,从目标设定、方法设计、具体实施、教育影响四个维度全面把握教学流程细节,针对性和实操性强,有助于挖掘拓展师生在教学中的进步空间,这对于探求现代技术在教育活动上的具体效益和发展路径有极强的实践意义,有效检验各类新兴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应用成果。在技术赋能中学语文课堂的过程中,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与各个教学环节深度绑定,为进一步实现“AI+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掌握技术运用状况及其带来的教学成效,教师可以使用CIPP模型整体观照、设计技术教育应用的核心评价维度和评价指标,既能够拆解、细化教学各环节的评价内容,又可以借由各类技术工具实现前后链接、整合反馈,对技术参与教学实践的成果评估与未来发展定向均有所助益。

1、背景评价

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ation)是教师开展教学的起点,对既有教学要素和生情的诊断评估是教师充分利用现实资源、因材施教的关键环节。这也为教学中构建多模态资源库的必要性提供了系

统论证，包括资源库构建目标与解决学生学业困难等核心需求的匹配度、资源库内容与课标要求的契合度、资源库的多模态呈现设计与目标群体学习特征的适配性等。在这一阶段，核心评价维度关涉到教育环境和教学目标两个方面，前者指向对课程实施条件和实际需求的全面把握；后者则是在整体考量教育环境的基础上，在教学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新课标内涵的理解程度和对学情的掌握情况，评价指标指向教学目标的合理性与适配度。与此相应的技术应用主要在于大数据资源支持，一方面能够帮助教师汇总教育信息、了解教学资源情况，另一方面则是搜集整理学生学业数据、助力构建高效课堂。

背景评价		
核心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技术支持
教育环境	可利用的教学资源	AI 搜索汇总网络资源及当地资源设施
	学生的兴趣取向和学习需求	电子调查问卷+词云统计分析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与新课标理念的适切性	AI 关键词比对分析
	教学目标与实际学情的适切性	对照班级学生语文学业表现历史数据库

表 1 背景评价中的技术应用方法
Table1 Tech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in context evaluation

2、输入评价

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是教师在背景评价基础上开展的教学可行性评价活动，这一阶段技术应用的评价指标指向教学方案的丰富性、灵活性、效度以及学生主体性的展现情况，是评估教学资源质量和教学方案科学性的关键，为教师个人教学资源库的构建及其长时有效应用奠基。在这一过程中海量的信息资源能够为教师提供优质教案参考，并通过向 AI 应用输入教学目标的方式，针对性地分析和完善教学方案，有利于教学资源获取、筛选以及后续多模态资源库的内容规划。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教师要避免落入“唯技术主义”、“以多媒体为中心”的误区，尤其是在以传承人类文化、发展语言表达能力和提高文学审美水平为要旨的语文教学中，切忌过度依赖技术应用、偏离学生主体，应当自我设定技术边界，紧扣教学目标和语文要素、关注学生能力发展需求，避免给语文课披上技术“外衣”的浅薄举措。

输入评价		
核心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技术支持
教学方案	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优秀教案整理+大数据比对分析
	教学任务的情境性	
	学生主体的参与度	
	教学资源的利用率	

表 2 输入评价中的技术应用方法
Table2 Tech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in input evaluation

3、过程评价

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是对教学过程中师生表现及课堂效果的及时监测，并以此检测教

学策略设计的可行性、发掘课堂的改进空间。课标指出“过程性评价应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增强评价的科学性、整体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p47），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能够帮助教师更全面地把控课堂状态、更精准地掌握学生课堂表现和学业成果、更及时地调整优化教学方法，这对人机协同的智能化课堂而言尤为关键，能够监控沉浸式情境下课堂的规范性和教学效率；与此同时结合技术反馈内容，引导学生开展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在技术参与的课堂中要尤其注意人机协同度问题，关注技术应用是否流于形式、学生是否能理解指令并积极参与互动，并由此分析技术所引介的信息资源利用率和教学效度，以便不断修正技术在课堂各环节的实际操作方法。

过程评价		
核心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技术支持
学生课堂表现	课堂参与度	多媒体录课+行动日志分析 语音助手随堂汇集反馈 多模态数据库汇总对比
	人机协同度	
	知识掌握度	希沃白板随堂测验统计分析
教师课堂表现	课堂掌控度	多媒体录课+行动日志分析

表 3 过程评价中的技术应用方法

Table3 Tech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in process evaluation

4、结果评价

结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是对课堂教学的阶段性小结，通过对学生学习成效和教学整体成效的分析来衡量是否达成教学目标，从评价形式上看包括作业评价、测验评价、问卷调查、自评或他评量表等。对学生学业表现方面的评价应着眼于学生的能力发展情况，依据课标要求和语文核心素养标准考量学生是否每课有所得、每课有增值，通过建立完整的语文学习档案，多模态整合学生的语文学习成果、丰富课内外表现性评价，进而纵向对比学生能力成长变化情况。就教学整体成效的评价而言，需考虑的核心因素为该教学策略或具体方法的可复制性、教学成果的可持续性，以期总结经验、打造系统性的技术课堂模式。

结果评价		
核心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技术支持
学生学习成效	预期教学目标达成度	AI 智能评价量表 班级学生语文学业历史数据库 多模态学业表现档案库
	语文核心素养发展性	
教学整体成效	教学结果信度	大数据追踪统计学生能力表现
	教学方案适用性	多媒体录课+汇总对比

表 4 结果评价中的技术应用方法

Table4 Tech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in product evaluation

（二）动态化的长期跟踪反馈机制

现代教育理念所倡导的教学评价目的趋于多元，不再片面强调评价的选拔功能，愈加重视学生

个体的发展表现。但现阶段教学评价在具体实操环节仍缺少与时俱进的新方法,形式性评价往往“致力于对评价对象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和判断,很少反映甚至违背评价对象自身的本质要求”(石中英,2020,p6),尤其是评价反馈性不足、对学生评价之后表现的“再评价”不足。这归根结底是观念和工具的双重滞后,即便当前各类课堂评价量表盛行,教学评价在课堂实践中仍然被视为独立开展的环节,教师评价操作的程式化也导致学生出现漠视心理,致使评价内容不能真正落地,也难以助益于学生的后续学习环节及能力发展。与此同时,基于当前我国教育的现实需求,考试测验评价依旧是一线教学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因此技术赋能教学评价的探索过程中需要正视终结性评价的必要性和实用性,并利用智能化手段突破“唯分数论”的缺陷。故此,智能技术工具辅助不仅能细化评价模式,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教学评价过程中的反馈机制,将评价的教育效果真正落到实处,实现对学生发展的动态化、长期把控;与此同时,传统课堂观察记录方式无法有效解析和反馈技术高度参与的现代课堂的运行模式,在评估反馈教学资源多模态整合情况、智能课堂情境的教学效能、数字化工具教学应用成果等语文教学技术转向的主要路径表现方面有重要意义,因而技术监控、管理并优化语文教学全过程尤为关键。

首先,信息技术高效的数据搜集分析功能可以为教师开展即时性诊断提供有力支持。有学者指出良好的课堂评价应有以下4个特征:“有清晰明确且与学习目标一致的评价目标”、“运用与目标相匹配的评价方法”、“正确运用评价结果”、“让学生参与评价过程”(王少非,2013,pp25-26),具体即为新课标所强化的过程性评价,其实施关键点在于捕捉并量化整理学生学习中的过程性表现,具体反映在听、说、读、写及其他教学形式中;因此相对应的,评价反馈指导也应当显现出与课堂重点环节相匹配的机制方法。在平板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雨课堂等互动平台发布课堂讨论任务、随堂小测、投票评论等,及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运用情况、调整课堂节奏,给予学生针对性教学内容和训练;根据课堂情况实时生成学情报告,分析班级整体学习风格和氛围,在实践中摸索形成适于不同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和课堂形式,以数据驱动学情分析、实现精准干预。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构建的教学数据管理平台能够帮助实现学生发展的成长性追踪。在新课标中明确提到要重视对学生的“增值评价”,即更加关注个体的进步幅度、形成对学生的发展性评价。增值评价的核心是“增加值或者是增值,其基础是假定学校能为其学生成绩增加‘价值’,测试增值的基本思路是测量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的进步程度”(姚俊、倪志刚,2023,p5),强调排除客观外因,抽丝剥茧找出学生的能力倾向、构筑最近发展区。语文能力的提升非一日之功,学生个体所显现出的能力特长和具体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需要教师持续稳定的关注和适时而变的指导,技术智能分析对学情细致入微的把控则显得尤为精准高效。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考点要求,将平时作业、晨练晚练、周测、单元测验、月考等典型试题纳入学校教学数据库中,以中考、高考题型为标准进行分类,将语言基础知识应用、课内文言文和古诗名句默写、文言文和古诗文阅读、现代文阅读、作文等模块内容对应的知识要点和语文素养目标精细化,并根据教学进度以周、月、学期或单元为节点,定期汇总学生发展轨迹、评估语文能力素养,给予学生个性化辅导。

需要注意的是,在技术反馈机制落实的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原则应贯穿始终。这里的主体包括学生、教师、同行以及来自家长、社会教研等第三方的反馈。学生自身形成清晰明确的评价认知极为重要,以学校为单位建立学生学业质量检测平台系统,并由教师引导学生自查自纠,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实现自我监控与调整。教师还可以将学生课堂汇报的书面材料或影

视音频资料上传至校内共享平台，并向多方开放，便于家长及其他老师查阅，实现教学全过程、全要素、全对象的信息互联和共治；家校通过 APP 或学习平台共享学生的学习数据，了解学习状态，以此形成评价共同体，建立多维反馈机制。

结语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正在塑造现代教育的新格局，教育与技术的融合为中学语文教学赋予无限可能，跨学科知识背景的优势也借以放大，极大拓展了语文课程容量、丰富文化内涵。在未来，元宇宙、自然语言处理（NLP）、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等前沿技术如何合理有序地引入课堂，还需在实践中完善技术方案；同时也要保持深度思考、明晰技术伦理边界，始终坚守人文内核，判断人工智能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使用是否符合课标要求、契合学生能力发展需求，例如情感智能分析能否真正评价文学鉴赏内容，脑科学技术与语言学习的交叉运用如何帮助学生更高效准确地掌握汉语的使用规则等等。因此，教师应在提高自身信息技术素养的同时，还要认识到信息技术对学生能力发展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如提笔忘字现象、深度阅读不足、思维简单化等，应在课内外教学交流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技术、合理使用 AI 产品，并在课堂环节设计和课后作业活动中不断强化学生自主思考、自觉行动的主体意识，进而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避免思维惰性。惟其如此，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各类现代信息技术才能真正惠及师生教学、为培育现代复合型人才提供支持，成为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助力器，而非流于形式手段、遮蔽教育本质的技术迷雾。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Xu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6028-9321>

Zhang Lianqiao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1199-4840>

References

- 艾兴, 李苇 (2021): “基于具身认知的沉浸式教学: 理论架构、本质特征与应用探索”, 《远程教育杂志》(05), 第 55-65 页。
- [Ai Xing, Li Wei (2021). “Immersive Teaching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Essential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05): pp.55-65.]
- Barthes, Roland (1977). *Image-Magic-Text*. Stephen Heath (trans), Fontana Press.
- 姜丹 (2012):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中国电化教育》(04), 第 119-121 页。
- [Jiang Dan (2012).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Middle School Chinese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04): pp.119-121.]
- 李庚升 (2024): “现代信息技术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深度融合应用案例研究”, 转引自《广东教育学会 2024 年度学术讨论会暨第十九届广东省中小学校 (园) 长论坛论文集 (三)》, 第 752-754 页。

[Li Gengsheng (2024). "A Case Study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igh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Guangdong Education Society 2024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 and the 19th Forum for Principal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Part 3)*: pp.752-754.]

李梦如, 李鹏飞 (2021): “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学语文智慧课堂教学设计”, 《文学教育 (下)》(01), 第 68-70 页。

[Li Mengru, Li Pengfei (2021).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the Smart Classroom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ture Education* (01): pp.68-70.]

刘毅 (2024):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技术与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Liu Yi (2024).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AI Era*,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马歇尔·麦克卢汉 (2019):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译林出版社。

[McLuhan, Marshall (2019).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He Daokuan(trans), Yilin Press.]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2015):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何文忠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en (2015). *Metaphors We Live By*, He Wenzhong(tran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石中英 (2020): “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 《教育研究》(09), 第 4-15 页。

[Shi Zhongying (2020). "Returning to the Ontology of Education -- A Probe into the Current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Educational Research* (09): pp.4-15.]

孙宏志 (2023): 《技术丰富课堂环境下高中语文高阶思维发展机制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学位论文。

[Sun Hongzhi (202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in Chinese Subject of Senior High School in the Technology-enriched Classroom Environ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王少非 (2013): 《课堂评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Wang Shaofei (2013).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吴丽军 (2024): 《数字化背景下生成式教研的实践探索》, 中国文联出版社。

[Wu Lijun (2024).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Generative Teaching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Context*,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ress.]

徐铷忆, 陈卫东, 郑思思等 (2021): “境身合一: 沉浸式体验的内涵建构、实现机制与教育应用——兼论 AI+沉浸式学习的新场域”, 《远程教育杂志》(01), 第 28-40 页。

[Xu Ruyi, Chen Weidong, Zheng Sisi, Zhang Yufan, Yuan Fan, Ge Wenshuo, Wei Huimin (2021).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Body: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 Immersive Experience: Also Discuss the New Form of AI+Immersive Learning".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01): pp.28-40.]

姚俊、倪志刚 (2023): 《增值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大连出版社。

[Yao Jun, Ni Zhigang (2023).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Value-Added Assessment*,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ess.

查明建 (2000): “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兼论影响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02), 第 35-51 页。

[Zha Mingjian (2000). "Reexamining 20th-Century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s from an Intertextuality Perspective: With a Focus on Influence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02): pp.35-51.]

张德禄 (2009):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 《中国外语》(01), 第 24-30 页。

[Zhang Delu (2000). “On A Synthe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1): pp.24-30.]

张巧蔚 (2012): “论现代信息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中国校外教育》(19), 第 113 页。

[Zhang Qiaowei (2012). “On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fter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19): p1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 《人民日报》, 2025 年 1 月 20 日第 6 版。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Releas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Leading Education Country (2024-2035), *People's Daily*, Jan. 20: p6.]